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
第六十六回 癡郎抱恨倩女離魂 士子多愁考官卓識

瑞雪初晴氣味寒，奇峰怪石玉團山。 爐燒淨香花已落，袖手高歌倚曲欄。

話表楚雲聞李廣這一番話，心中暗想：「此人心術漸漸不正，屢次以言挑我。今日又聽我哥哥之言，更覺說的話有些不倫，難道他已識破我的行藏？若不趁早杜絕，恐由漸而入，那就不可思議了。」遂正色曰：「吾兄言之差矣。朋友相交，本是聚散無常。若據兄言，豈有長聚不散之理？就是父母夫妻，也是勉強不得。若即若離，冥冥中自有定數。原知歡會多固是好事，若竟勉強行事，恐亦為造物所忌。而況君子之交淡如水，惟淡故能長。倘過於濃厚，情意難免因濃而淡。天下事滿則招損，復極則剝，此一定不移之理。惟望吾兄以坦坦處之方好。」李廣曰：「非是愚兄定要留賢弟在此，弟豈不聞壁人之言，怎不令愚兄煩悶。愚兄生性正直，毫無缺陷之事，忽然惹出這一段公案，萬一他日雲娘回轉，那時可令我就這一段姻緣，還是不就的好呢？若是就了，我已詩賦『關雎』，怎能令人屈為次室；若是不就，竟使雲娘守那從一而終之志，心同竹石，節凜冰霜，又豈不令我徒呼負負？賢弟，你想想怎令我不生煩惱，煞費調停？所以欲留賢弟在此小酌，正欲聊破此愁，為何賢弟竟不見諒？」楚雲聞李廣之言，心中又悲又喜。悲的是如此良緣不能成就，辜負一生。喜的是李廣是一情種，不負前言，實是難得。默想之中，不由心搖神動，面犯桃花，復又按定神色，強顏笑曰：「據吾兄所言，原知事屬兩難。據小弟看來，亦未免情癡太甚。雲娘走失已經八九載，蹤跡既無，音信亦杳，生死存亡，皆不可知。即便歸來，在當日即無媒妁之言，豈現在不遵父母之命。就便他靈椿已謝，萱室猶存，況且尚有胞兄，他又何可自主？又有一說，吾兄聘彼既難預知，又安知他字君竟能得悉麼？況且云老伯母既知吾兄已經另娶，焉肯使其弱女為君次妻？雲娘不歸則已，如果歸來，他母親定然代他另擇佳婿。好在當初亦未行盤，又未過禮，斷不能如吾兄這樣癡情。」李廣一聞這一番話，不覺自悔失言，紅漲於顏。遂向楚雲曰：「今日愚兄所言，只可賢弟知之，卻不可向眾家兄弟道及一字，不然愚兄又被眾人戲謔不動。他人尚可，惟有桑、張兩弟若知今日所言，嘲笑起來，那時愚兄難乎為情了。」楚雲笑呼：「吾兄亦尚怕人之多言麼？」

二人正閒談，外面已擺進午飯，於是二人入座用膳。亦未飲酒。午飯已畢，卻好蔣達來京會試，同蔣豹齊來拜謁。李廣接入施禮，分賓主落座，正敘寒溫，忽見張珏走來。蔣家弟兄與張珏施禮，又見徐氏兄弟由西宅內走來，彼此又行禮一番。李廣即命家丁去請桑黨眾人。是日大排筵宴，直飲至二更以後方散席，各回府第。

李廣送眾人回府已去，自己入內室見母，遂將自幼與雲府聯姻之事悄悄請問母親。李老夫人見問，口呼：「兒呀！當初此事有的，因你父遠宦他鄉，未曾下聘。又因雲公告病回鄉，久無音信。為娘料其必然另字他人，所以代你聘下錦雲媳婦。不意雲賢姪即是鬻娘之兄，豈料鬻娘失落他鄉，已經八載，萬一他日回轉，只好再作理論便了。」李廣無話可答，惟有唯唯而已。李老夫人吩咐：「吾兒去安歇去罷，為娘要安寢了。」只見洪錦雲走進室來，服事老夫人安了寢。李廣夫婦二人回房。

話分兩頭，再言楚雲回至府中，暗想：「李君如此多情，令人可羨。只恨事已如此，挽回不來，惟有這一段良緣留之再世與他相結罷，今生辜負他這一種恩情了。」輾轉反側，直至天明方睡著，午初方醒。梳洗已畢，卻好家丁報進，說是楚老夫人已到。楚雲聞報大喜，立刻迎接出去，走到前廳，老夫人已經下轎，丫鬟僕婦攙入後堂。楚雲拜見已畢，老夫人挽著楚雲之手，欣然口呼：「吾兒可喜，你少年封侯，榮耀宗祖，樂不可支。」一旁走上餘媽，給楚雲叩喜，又有鄉村婦人張氏並詠香給楚雲請安。楚雲忙呼免禮，遂將詠香細看，覺得比在劉彪家的時候格外體態輕盈，風流俊俏得多了。母子三人坐定，略談別後之事。外面眾家丁已將行裝等物搬運進來，楚雲指揮著家丁安置到黃昏才料理粗定。擺出晚膳，母子用畢，楚雲請母安歇。暫且不表。

次日已是三月初七日，各省舉子皆進場會試。此時范相、鄭學士、殷翰林三位正副考官及同考官俱已入闈。各舉子進場後封了闈門，日夕題紙發下，各舉子按題行文。凝思構想，著意精心，將三篇文章起了草稿，然後謄清恭楷，繳卷出場。接著二場經文，三場策論，共計九日九夜三場完畢，各回客寓休息，專候發榜。每日在寓無事，惟有將場內作的文字，取出細細琢磨。因此有自命奪魁的，有不作二人想的，有幸邀一括之榮的，更有朋友往來互看其文的，你贊我淋漓飽滿，我誇你朗潤清華。還有一種自命不凡之人，狂詐無知之輩，只誇自己文字精美，任意貶薄他人。再其次如那王孫公子，借仗祖上的基業，父母的錢財，鄉試之時，倚仗孔方兄的勢力，倩人槍替買了個現成的舉人。到了會試之期，依然挾資而往，借覽京華春色，三場已畢，到有一層好處，不似那書癡終日在寓咬文嚼字，高誦場作，卻終日尋花問柳，飲酒徵歌，衣服麗都，招搖過市。雖屬考了三場，依然不費他半點心血。榜發之後，幸而得中，亦足以炫耀鄉愚；即使名落孫山，也不過拋卻幾許銅臭，亦不算什麼大事。況且有為他作馬牛的，在那裡耕田趕道兒，這樣便宜事亦何樂不為？看看榜期將近，所有那些會試舉子，人人都盼望榜花。徐文炳、文俊兄弟二人，也是終日盼望發榜。